

| 愛河之心·我的眼睛

愛是一條河 一條綿綿長長的河
妳在朦朧的源頭想念 我在海天深處等待
從晨曦初現到月落大地 蜿蜒潺潺
連接我們的 是這條綿綿長長 愛的河
~~ 《愛，是一條河》

| 《愛，是一條河》

愛河，一條以「愛」為名，貫穿都市的小河，讓人不禁充滿了無限的詩意、想像與情懷，是我與所有高雄人的共同印記；曾寫了一首小詩《愛，是一條河》獻給她，也獻給這個都市的所有朋友：

愛是一條河
一條綿綿長長的河
妳在朦朧的源頭想念
我在海天深處等待
從晨曦初現到月落大地
蜿蜒潺潺
連接我們的
是這條綿綿長長
愛的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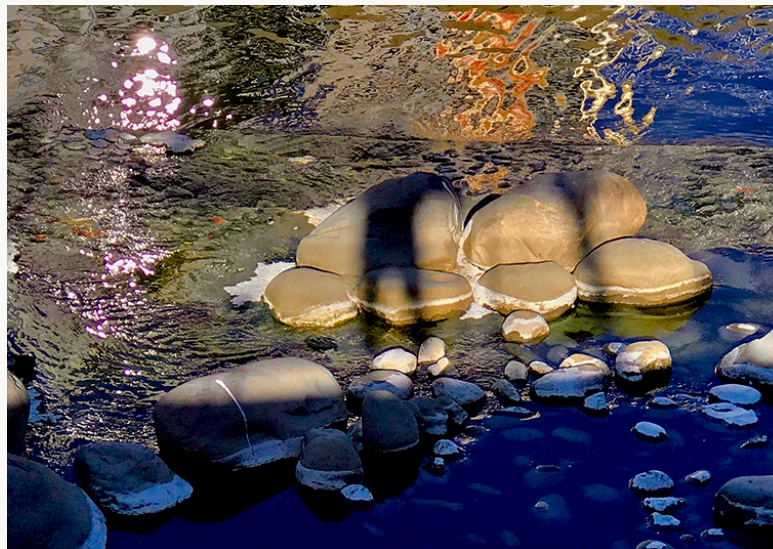
我常騎腳踏車循著愛河自行車道，從微笑公園一路騎到出海口，然後再折返；這段不算短的行程竟然也走了許多年。雖然路徑頗固定，但是隨著季節時令更迭、日陰晴雨變化，卻也讓我看盡了愛河充滿多采多姿的風貌。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騎單車遊走愛河，不只是運動流汗健身；其實在路程中很多時候我是在用自己的眼睛、用自己的心，來「讀」愛河想要告訴我的故事，而我也想用我的言語來和愛河交談。這只是我觀看或欣賞外在世界的方式之一，是非常自我、非常隨心所欲的；每個人一定都會有自己與外在世界傾訴和聆聽的方法~~跟著自己的心聲走。

站在微笑公園的船仔頭橋遺址，觀看夏天傍晚的波光倒影開始，我暫時避開下班人車喧雜的煩躁和焦慮，獨自享受片刻的清靜；偶爾一隻白鷺悄然滑入畫中，光與陰，虛與實，也隨之幻化莫測……

| 《船仔頭橋的傍晚》



時間在黃昏的萬花筒中蠕動
像蟒蛇
慢慢地 滑滑地
變形
而世界
也悄悄披上一襲
晶瑩閃爍的
幻影

光陰沒有似箭，日月也沒有如梭，但是瞻前回顧，時間並不停止，只是化成微光薄霧，無聲無息飄移，不慌張不徬徨；不久自己的身影也漸漸隱沒入蒼茫暮色中了。

| 《幻影》



| 《幻影》

看愛河的水面波紋蕩漾，宛如兒時眯眼窺看萬花筒，整個世界隨著菱鏡的轉動，呈現繽紛多彩、千變萬化、絕無僅有的獨特圖案；讓小朋友看得目瞪口呆，愛不釋手。

在鐵騎途中偶爾停憩時，我也會常常不自禁拿出手機，拍下那些令我著迷的水波和倒映的千花萬影。不僅如此，如果再把這些拍得的圖像倒立或旋轉，竟然會呈現出詭異、奇特的效果，迥異於我們正常視覺所習慣的經驗法則。不論如何，他們也是另類的存在不容否認。

我不禁會想，我所堅信的、所習慣的，也許不完全是真理？我相信的對？你的不正確？我是唯一的真理？換個視野角度，世界也許顛覆我們的偏執；偏執讓我們看到仇恨的身影！

凝視著愛河水面波紋蕩漾，我都會這樣沈思。

倒影？

倒影的倒影？

倒影的倒影的倒影？……

真實的虛幻的真實？……

真實的虛幻？

真實？

在水波蕩漾處

載浮載沉

在愛河之心看見一隻白鷺佇立在淺水面上，側著弓頸彷彿是在打量腳邊的游魚獵物。雖然這樣的畫面時常見到，並不足為奇，但是此時此刻見到這景卻讓人怦然心動，為什麼？

大概是水面粼粼波光幻影引人入勝吧？這也讓我想起二十世紀西班牙藝術家米羅的作品。

胡安·米羅 (Joan Miró/1893-1983) 是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藝術家，超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與畢卡索、達利並列西班牙後現代三大藝術家。喜愛以自創的抽象符號、色塊和造形，來構塑女人、小鳥、太陽、星星和樓梯等創作元素，然後再來鋪陳他的畫面。非寫實的技法充滿童趣、詩意和想像，作風獨樹一格。我自己一直認為他是色彩夢境中清醒的說故事人。



| 《米羅的眼睛》

用手輕輕撥開塵世的迷霧
苦痛 難受 荒謬和狂妄
再換上米羅的眼睛瞪著看
於是世界
就有了女人 小鳥 太陽和星光
愛河之心 愉快閃爍蹦蹦跳
水面也頑皮地跟著
玩耍

用自己的眼睛、自己的心情來看大千世界，然後用獨特的詮釋方式呈現出來，這就是藝術最珍貴的本質；我這樣認為，米羅應該也會贊同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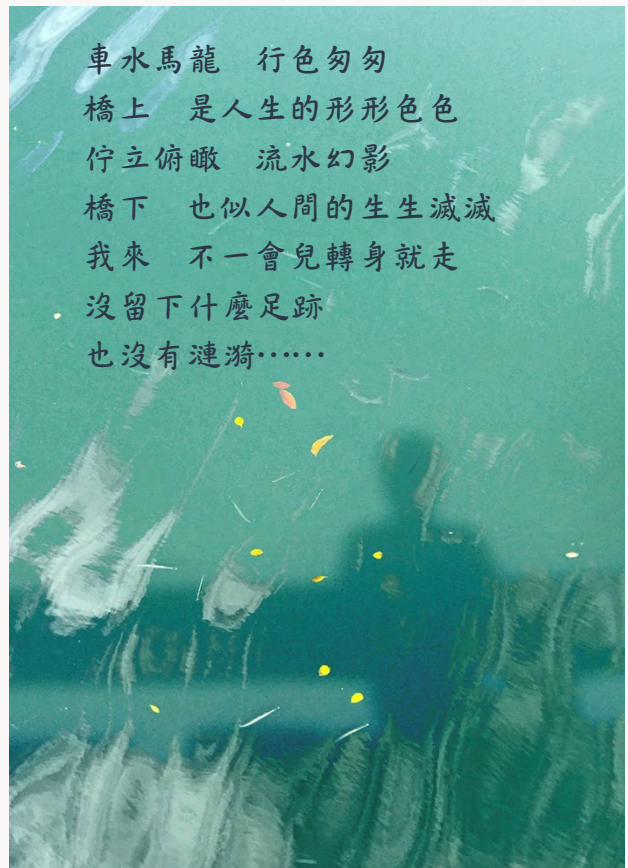
在愛河之心，思考這多采多姿永無止盡的謎題。

居高臨下會讓視野更遼闊、縱深拉更遠。站在建國橋上，暫時跳脫橋上車水馬龍的喧雜，面向河面舉目張望；尋覓什麼？也不盡然知曉。也許只是稍休息抖落一些旅途塵土，也許是倚靠護欄間眺出海口和壽山，或也許僅是俯瞰瞬息變化的河面，讓思緒跟著漂泊的落葉，與潺潺的流水緩緩翻動。



| 《在橋上》

車水馬龍 行色匆匆
橋上 是人生的形形色色
佇立俯瞰 流水幻影
橋下 也似人間的生生滅滅
我來 不一會兒轉身就走
沒留下什麼足跡
也沒有漣漪……



一隻小白鷺孤寂地停棲在河面的浮筒上，像我一樣若有所思。突然另一隻從牠的右方疾馳飛過，消逝在遠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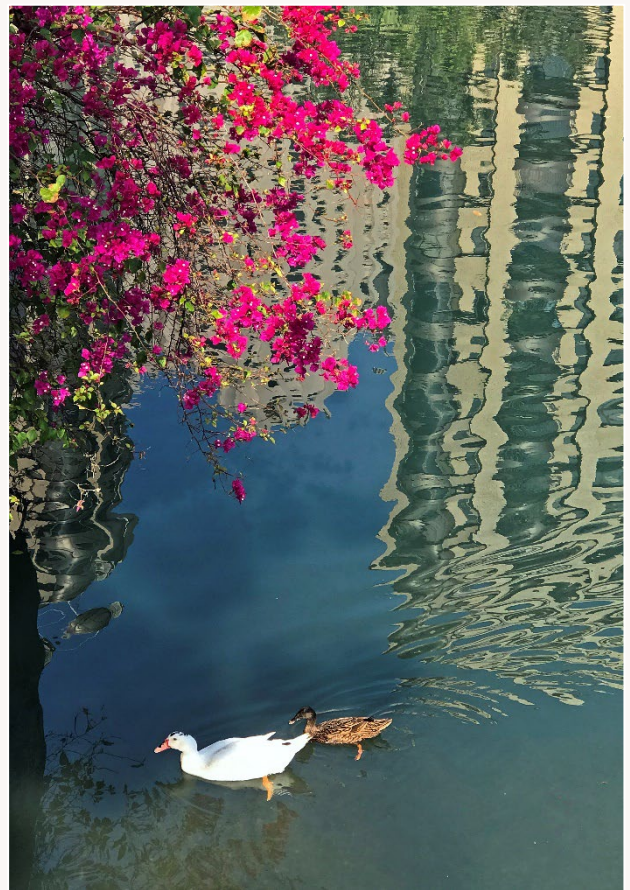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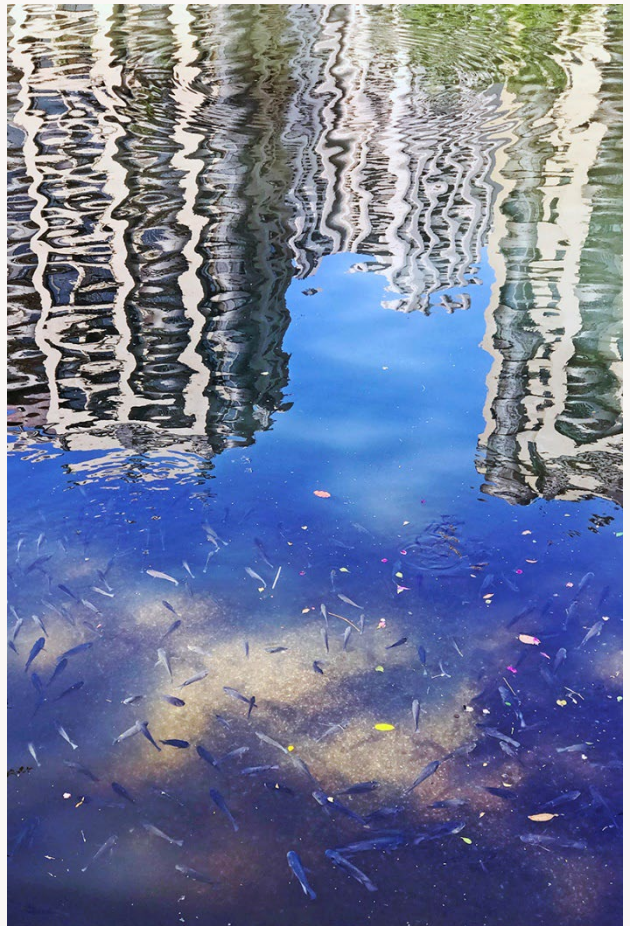
| 《剎那》

就像山線無人的小站，一個旅人枯坐在車上，等候對向的交會列車；透過昏暗的車窗看到對面車窗內，似曾相識的身影匆匆掠過；列車隆隆駛過，數十載的光陰也隨之擦肩而過……

與這輩子注定要相見的人
擦肩而過
也許是有限生命中唯一的巧遇
也許是無限時空中永遠的別離
再回頭
似曾相識的身影已模糊
光陰也匆匆消逝……

在愛河橋上靜觀，深刻體悟生命宛若無言的匆匆流水……

2020年新冠病毒開始肆虐全球。有一天我騎鐵馬去駁二港區看海，只見城空靜寂人車杳然；至今疫情依舊蔓延遙遙無止期。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在遙遠的歐洲爆發，烽火連天生靈塗炭。近日海峽砲聲隆隆，軍機戰艦集結甚囂塵上，戰火一觸即發。



| 《愛一條河》

天災、人禍、瘟疫、戰火讓人們的心靈動盪不安，疲憊的身心渴望撫慰安頓。

守望自己的家鄉，我從親近這條小河開始。愛河仍舊日夜靜靜潺流、默默呼喚；而我就騎車

一路用眼、用心回應她與我的對話，也許只有我知道自己在看什麼，說什麼。

也許，你也可以開始和她對話交談，以免太遲……

| 《愛一條河》



戰火在遙遠的地方燃燒
世界在新聞報導中動盪
生靈驚恐竄逃
心刺痛 傷口默默
淚眼婆娑…
無法假装看不到
不禁要問
明天
我們是否還能看到那
溫柔撫慰的身影？

心跳的聲音〈圖詩文〉系列… | 靛藍燕紅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

盛夏午後
一池幽靜 睡眼惺忪
不經意闖入
驚醒了一眸
靛藍燕紅紛飛
於是就有了
閃爍回神的亮眼